

实也在拍摄过程中痛苦纠结过。初入剧组的时候，她忐忑、紧张——能成为王家卫作品序列里的一分子，非常荣幸，不敢置信；太想演好了，自己给自己施加的压力越来越重；好多演对手戏的演员气场强大，基本上都是前辈，不免令晚辈“抖豁”（害怕）……

“坦白讲，我一开始的确有点崩溃了。但是感谢导演，他信任我、鼓励我、安慰我，让我慢慢放松下来。有时候，我会有些‘吓丝丝’，导演就说，你可以做到的，没问题，怕什么，不要给自己搞很大的压力。他示意我看演好的部分，说，实际上‘保底’的东西已经有了，刚才演得还是不错的，接下来你随意挥洒，无非更进一步、精益求精罢了。通过挖掘我身上自己都不知道的特质、潜力，导演让我在镜头前看到了自己切实的变化与成长，真正帮我重新树立了信心。所以我不可以辜负他的，一定要争气，调整好状态，再也不紧张了，而且后来越演越‘扎劲’。他也认可我：你做到了，全凭自己的本事。”

这是一个克服心魔、排除万难、打通壁垒的自治过程。心态上的这座山翻过去了，唐嫣仿佛醍醐灌顶，终于收放自如，“享受着表演的每一刻”。班主任老王没有空喊口号，他给的“定心汤团”真材实料、热气腾腾，碰上有心气、有悟性的学生，效果是立竿见影。

在唐嫣眼里，王家卫就是拍摄现场的“定海神针”：“导演为我们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创作氛围。你会觉得，他在现场既像老师，像一个大家长，又像你的朋友。你会觉得，只要他稳稳站在那里，无论拍摄多么辛苦，遇到多少难题，他总能解决，他好像永远不累、永远不需要睡觉的。他不会命令式地要

汪小姐在外滩27号外贸公司的办公室。



求你务必怎样怎样，但他身上那种无形的力量，让你感受到‘这就是榜样啊’。你想，比你优秀的人都这么努力，你怎么敢不更加努力？”

当然，虽然大家都憋足了一股劲准备八仙过海放大招，拍摄现场却不是一般想象中的“杀气横溢、气氛凝滞、严肃紧绷”。恰恰相反，人们欢声笑语，“一家门”一样其乐融融。唐嫣表示，每天收工的时候，都会觉得意犹未尽，啊，这么快就结束了？其实也拍了整整一天了，就因为拍得实在太嗨，丝毫察觉不到时光的流逝。

“我估计大家都看到网上传播的那段花絮了。吴越老师演汪小姐的师父金科长，那天她明明已经收工了，可以先离开，但她看到我还在拍、看到其他人还在拍，兴致不减，就索性不走了，哪怕坐着听导演讲讲戏也是好的。组里的演员，不会在心里念叨着‘几点了，收工吧，今天能快点回去么’，大家都太开心了，都想驻扎在现场，恋恋不舍。所以别说拍三年，即便拍再长的时间，我们也是心甘情愿，团结一致。所有人都不是只顾自己，都希望我（戏）好你（戏）好统统（戏）好……你都知道吧，就是有这种信念。”

“硬质”上海姑娘

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上海，唐嫣还是个小小姑娘，她当时观察家乡的视角，肯定和成年人汪小姐有所区别。不过，纵是如此，唐嫣也很肯定地对记者表示，“电视剧准确地把握住了年代的精气神”。

“走进片场，瞬间勾起儿时的回忆，细节到位、精致，真的神还原哦！比方讲弄堂口在修‘老坦克’（脚踏车），烟纸店里的一台公用电话、一张图案熟悉的糖纸头，音像店翻到《潇洒走一回》等港台流行金曲的磁带，有‘香蕉座’的‘巨龙车’；还有那种半截的手套，写作业时派用场的袖套，爸妈厂里发的饭盒，单位走廊的痰盂罐……细节太多太多了！我们刚进片场的时候，看到这个东西居然也有，那个东西居然也有，惊呼声此起彼伏，画面太亲切了！你会觉得代入感极强，这哪里是拍摄现场？自己分明穿越了嘛，恍惚间，以为真的就回到了上世纪90年代。”

上世纪90年代初的汪小姐，岁月青葱，任性单纯，偶尔发癫，在老奸巨猾的江湖，多少显得“嫩”了些。其第一次出场，